

一个人该如何书写自己的故乡？ 杨献平：不能写成套路，不能写得油滑

近近年来，曾在西北工作多年，现居四川成都的河北籍作家杨献平，以庞大的散文“群落”构建了一个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空间，又以家乡为底本，创造了“南太行”这一清晰的文学地理。

从《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自然村列记》《作为故乡的南太行》乃至2023年年末出版的《故乡慢慢明亮》可以看出，杨献平的很多散文作品，都是他对故乡“南太行”进行跟踪式书写、不断体悟与认知的文学果实。文学批评家、诗人霍俊明在《故乡慢慢明亮》的推荐语中写道：“杨献平是被河北、西北和西南的时间和空间反复磨砺的凝视者、考察者和精神游离者。”

12月3日，杨献平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研讨会在四川省作协四楼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白浩、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唐小林、成都大学文新学院教授罗文军、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张德明、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冯源、西华大学文新学院教授王学东，以及资深媒体人、作家李银昭，出版人、作家庞惊涛，作家张生全、王甜等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对杨献平的散文创作特色、文学地理、故乡写作等课题进行了多角度研讨和分析。

身为本场研讨会主持人的作家蒋蓝，不光组织、串联起大家的发言，还对每一位发言者的内容分别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对于散文创作的方法，蒋蓝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散文可以充分使用一些跨文体的非虚构作品写作技艺，让散文的艺术容量得到进一步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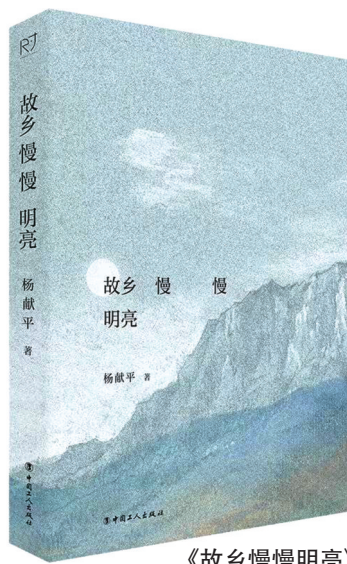


研讨会现场。张杰摄

“下沉式写作” 表达游荡在散文中的命运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将杨献平的写作归纳为“下沉式写作”，“作者的身心下沉到基层的普通生活中，作者的语言下沉到日常的生活中。在我看来，作为散文家的杨献平，对人的关注，比很多小说家的关注都更真切。他平视着那些南太行山区民间的人物，对乡村青春男女的生命和命运有非常细腻、真诚的关心。”丛治辰还提到，散文是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体，“散文特别注重语言的艺术。杨献平的散文有妥帖的语言，不少句子还散发着诗的光芒。可以说，散文是在妥帖的语言中将一种文学性发明出来。”此外，他还提到杨献平在散文中对中国传统“笔记体”的继承和创新，致力于打通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将游荡在散文中的命运感表达出来。

白浩特别注意到杨献平散文的文风特点，“他善于使用长短句，尤其是短句很多。文风质朴、语势干练，笔画清晰有凹凸感，质地像版画一样。”他将杨献平这种锻造金属式的语言质地，称为“硬质散文”。李银昭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故乡慢慢明亮》这本书的名字，节奏很好。冯源则指出，杨献平对故乡的



《故乡慢慢明亮》
杨献平供图

情感有一个起伏曲线：从怨怒到和解再到谱写一首赞美诗。王学东提到，对他这个南方人来说，在北方的南太行是一个异域地理，从杨献平的写作可以看出他对故乡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张生全将杨献平的写作巧妙比喻为“手电筒式的写作”。庞惊涛则提到杨献平的故乡写作，是从“人生地理”到“文学地理”的过渡。

杨献平： 努力与流行写作有所区别

杨献平出生在河北沙河一个小村庄，在家乡生活18年。之后参军入伍，在巴丹吉林沙漠区域待了18年后转业到成都工作，如今已十多年。在《故乡慢慢明亮》这本散文集中，他对太行山区乡野的人文历史、风物风情、乡村传统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在对乡村生存经验和生命情态的精准描摹和深刻思辨中试图重建散文写作和时代现实的关联，同时引发读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内省。跟小说文体不同，散文需要作者直接真诚袒露自己的心。杨献平心思细腻，在他的散文中清晰可见。

在后记中，杨献平说，自己青少年时代是携带着仇恨和厌倦逃出故乡的。如今他在异乡已近三十年，他与故乡已经和解，“我很多次一人或者一家人回到故乡。这古老而新鲜的村庄，随时时刻，人在消失、在诞生、在变老，而山川草木依旧，河流虽然逐年干枯，阳光依旧，躺在星星和月亮照亮的黑夜，我觉得一种从没有过的舒适。特别是躺在旧年的房里，静谧甚至寂寥的氛围中，虫鸣环绕，风吹梧桐如拍掌，令我满心的欣慰。还有几次，出差到故乡近处的城市，挤时间回去看看，虽然一瞥，也有一种回身母怀的妥帖和温暖。”

在研讨会的结尾环节，身为被研讨的对象，杨献平坦陈自己的心声：“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作家，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我就是个对生活有所感并愿意进行记录的写作爱好者。但我也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我的写作要与流行的写作有所区别，不能写成套路，不能写得油滑，努力让自己的写作能有自己的独特性。虽然我未必能做到，但这是我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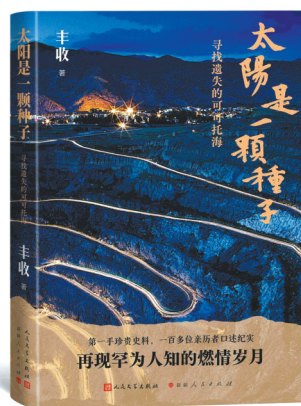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鲁奖作家丰收推新作 打捞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

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位于西北边疆的可可托海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今天的可可托海，以优美的峡谷河流、山石林地、矿产资源、寒极湖泊等成为国家5A级景区。在它美丽景观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世界闻名的“地质矿产博物馆”。据统计，世界已知的矿种有140种，这里占了86种，尤其是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发现的7种稀有元素，曾填补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空白。

2023年11月，讲述可可托海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遗失的可可托海》（简称《太阳是一颗种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作品努力打捞一个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再现了可可托海人为新中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丰收是当代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要作家。自2020年始，他抢救性地走访了可可托海的创业者和奋斗者，从数百万字的采访资料中，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口述史，记述并再现了建设者在可可托海建功立业的真实故事，呈现出一段厚重、珍贵的国家记忆。这些建



《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
遗失的可可托海》

设者包括工程师、爆破员、选矿员、医生、教师……一百多位亲历者口述纪实，再现那段罕为人知的燃情岁月。

可可托海 美丽风景下的百年沧桑

在可可托海，采矿起自清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里出产的大量铀、钹、钼、铌等稀有金属，为新中国的航空

航天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太阳是一颗种子》收录了一百多位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一个个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以第一手珍贵史料再现了那段罕为人知的燃情岁月。

可可托海的一年四季，冬季占了近半年时间，这对于建设者来说是巨大的考验。更加艰难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不发达，几乎所有的开凿、建设都是以人力为主。可可托海人提前完成了“保出口大会战”，在当地建起了海子口水电站。这座水电站位于地下136米深处，从开始勘探到全部机组投入使用，耗时20年。可可托海的建设者就这样一代代地走下来，这里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科技人才。

尽管工作辛苦，但可可托海人无私奉献，每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哈萨克族工人加潘·哈不都拉大被称为雪地雄鹰，是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他像山羊一样攀附在悬崖峭壁上开采矿石；来自山东的三十位援疆姑娘，如今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她们被称为“可可托海的姑奶奶”，学校、矿场、医院等各

个领域都留有她们的印记；孙传尧、张经生、肖柏杨等，是大学毕业援疆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此历练成长，最终成为国之栋梁。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建设者，他们都被称作“可可托海人”，终生奉献给可可托海。

口述+叙事 清晰呈现一代人的眉目姿影

丰收，原名鄯玉生，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1980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丰收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书写新疆的沧桑巨变，其所撰写电视系列片《最后的荒原》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8年，丰收的纪实作品《西长城》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在《太阳是一颗种子》中，丰收选择了口述和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既在叙述中体现出史家的严谨、客观，以及他对历史材料的把握能力，又在口述中呈现出一代建设者清晰的眉目姿影和心灵的秘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据出版方